

唐  
音  
統  
籤

唐音癸籤卷二十三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詁箋八

韋應物睢陽感懷詩盛稱張巡忠烈且云宿將降  
賊庭儒生獨全義儒生謂巡宿將則謂許遠也當  
時城陷巡遇害賊議生致一人洛陽乃以遠行遠  
卒不屈中途死巡子去疾欲專以爲父功上書謂  
遠心有向背請追奪官爵詔下尚書省以二人忠  
烈並著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時論猶紛紜不齊  
至元和中韓愈爲文力辯之始定蘇州此詩正作

於議論未定之前不可爲二人定評也

顧况有田詩一章畧曰田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

其陽郎罷別困吾悔生汝人勸不舉果獲是苦田

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

罷前

田音塞閩俗呼子爲田呼父爲郎罷

此爲唐閩宦作也唐宦官

多出閩中小兒私割者號私白諸道每歲買獻之

於朝故當時號閩爲中官區數備載唐書宦官傳

時中貴人初秉權作譏况詩若憐之亦若簡賤之

寓有微意在

劉長卿過賈誼宅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

斜時初讀之似海語不知其最確切也  
誼臘賦云  
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日斜人  
去卽用誼語畧無痕跡

徐興公

李益聽曉角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  
大角曲名有小單于

詳前樂通此借云吹入小單于處

去與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同一用法也

元白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捲白  
連擲采成盧注骰盤捲白波莫走鞍馬皆酒令又  
打嫌調笑易飲訶卷波遲注拋打曲有調笑令飲  
酒曲有卷白波元詩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叫

擲骰盤生獐攝觥使又曲庇桃根盞橫講捎雪  
式又等著隨宜放投盤止罰哩紅娘箇醉打觥使  
及醒差注舞引紅娘拋打曲名酒中觥使席上古  
職讀兩家詩句唐飲客章程可槩見

孟東野孟詩用字之奇者如昂松抓掣指爪膚膚  
均也寒溪孤榆吃無力楓棱木卽觚榆卽箋言畏  
寒觚箋塞吃無力峽哀踔搭猿相過踔足踢也犬  
食曰搭借以狀猿之行冬日凍馬四蹄吃陟卓難  
自收陟卓崎嶇獨立之貌又好用疊字如曠曠家  
道路曠曠卽曠曠抱山冷兢兢兢兢卽兢兢至當

少玉峻峻伊雒碧華華強強聲攬所憑諸類文自

上攬所憑諸類文自

以意疊之幾成杜撰總好奇過耳孟佳處詎在是  
李賀宋書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無  
輪郭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錢李賀榆穿來子  
眼柳斷舞兒腰謂榆莢似此小錢也

櫛庾肩吾還自會稽歌脉脉辭金魚羈臣守迤邐  
金魚舊以魚袋釋梁無其制也庾乃簡文官僚東  
宮舊事中庶子掌門鑰鑰施懸魚云辭金魚自指

舊署言耳

上雲樂八月一日君前舞舊注引齊諧記八月一

日赤松子採柏藥事爲解此非也一日當作五日上雲樂乃鉢樂獻壽之辭以千秋名節始玄宗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是日讌樂爲盛故賀擬辭用之他帝卽無有此月一日生者故知字誤也

盧仝月蝕詩新書言其譏切元和逆黨考之不合按此詩敘有年月云元和庚寅則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無功而歸之歲也初憲宗信用承璀令典神策拜大帥專征及敗衄仍不加罪寵任如故有太陰養蟾蜍爲所食之象故取以比諷恒州陣斬鄆定進頑骨聯延春蔓青定進者承璀驍將初交戰

卽被殺師因氣折無功詳見承宗傳此正實紀其事處其云官爵奉董秦者秦史思明降將歸正賜屬籍封王後竟附朱泚爲逆是時承宗蒙赦復官爵正與秦同全以其反覆必叛故又借秦爲比通閱前後爲承瓘而作甚明若云逆黨則構逆時去此尚遠安得預爲譏切乎韓集亦載此詩刪改過半題云效玉川子作謙不敢當改也然此詩麤縱至竟不可名詩或如述窮乞巧等製入文類於體爲懨惜韓公更少此一改耳

劉禹錫文宗挽歌聖情悲望處兄日下西山人君

月日姊月出春秋感精符武宗以弟及故用之今本作沉日是淺學所改又劉有公主下嫁詩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云

宋吳復齋云禹錫與柳子厚詩有柳家新樣元和腳之句脚字人多不曉高子勉嘗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有徐僊者學山谷書陳無已贈詩亦有肯學黃家元祐腳之句愚謂脚字卽當會樣字意解之自明

張祜集有孟才人詩序稱才人以歌笙獲寵武宗帝疾亟爲帝歌河溝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事與

其人后妃傳無之傳惟載王才人者武宗寵之欲立爲后弗果帝大漸卽自經於幄中王弇州疑而欲合爲一然所引李衛公兩朝獻替記王才人自以驕妬忤旨不良死若孟才人以義死故一時詩人咏之其各是一人明矣

賈島桑乾絕句謝枋得注云旅寓并州十年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故望并州以爲故鄉也讀之不覺失笑此島自思鄉作耳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豈念并州哉念咸陽之不得歸云耳謝注有

分毫相似否

王世懋

杜牧有絕句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殮處  
抓稱文爲筆始六朝人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  
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梁簡文帝與湘東  
王書論文章之弊亦分詩與筆爲言牧所本也  
許渾靖恭里感事詩題不明斥爲何人其句云乾  
坤三事貴華夏一夫寬此惟退相可以當之文宗  
朝宋申錫謀去宦官反爲宦官所搆謫死考本傳  
有王守澄欲遣騎就靖恭里席申錫家語知此詩  
爲申錫作無疑

渾凌歛臺詩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  
以地里考之湘潭當作江潭按凌歛臺在今當塗  
黃山直踞大江之上西望大江上源則博望山與  
梁山稱爲天門者兩崖中豁楚蜀遠通其水真有  
從巴蜀雪消而來之勢稍東直瞰牛渚磯磯水深  
黑不測是云江潭而潭上諸山疊疇環峙薄暮嵐  
消山見則暮山雲盡而出尤對岸真景之的的者  
宋人郭功甫姑熟詩牛渚對峙凌歛臺長江倒挂  
天門關從來題咏者大都不由此二景而渾獨善  
寫之最爲工盡若湘潭去此甚遠安可因字之偶

誤遂謂渾詩果爾乎昔賢如用修弇州並不疑湘  
字爲譌欲改暮山山字從煙那有是處用修又製  
方回之說以宋祖裕節儉渾三千歌舞句爲譏譏

渾無史學不知宋二武皆稱祖

武帝高祖華  
武帝世祖

地志

稱孝武登此臺置離宮而本紀亦載其莘南豫州  
者再校獵姑熟者一與地志合是嘗嘆高祖裕爲  
田舍翁者三千歌舞宜有之無史學竟屬何人耶  
百年便作萬年計又似約畧孝武後人借南苑三  
百年痴想槩入之以盡宋事要使寬展耳古作者  
使事別有深會在未可輕議

李商隱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  
異間宋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  
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  
而白玉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文選玉王三  
字各誤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其實非也古樂府  
詩有之本是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  
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狂陽  
臺一片雲足以互證

西谿  
叢語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  
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

姑居處本無郎小姑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姑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升菴詩話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古詞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馬嵬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雙金蘇令香者是也古有兩莫愁在容齋三筆

利州江潭作自注感夢金輪所蜀志則天父土獲  
爲利州都督泊舟江潭后母感龍交娠后然史不  
載其事雖建寺賜真容不聞別有祠設豈后欲諱  
之卵自攜明月移燈疾欲赴行雲散錦遙言龍駢  
珠爲燈而散鱗錦以交合龍性淫義山爲代寫其  
淫工美得未曾有散錦本木華海賦中語

以錦瑟爲真瑟者痴以爲令狐楚青衣以爲商隱  
莊事楚狎絢必絢青衣亦痴商隱情詩借詩中兩  
字爲題者儘多不獨錦瑟胡元璫云錦瑟一篇是  
義山有感而作太槩無題中語但首句畧用錦瑟引起耳宋人認作咏物  
以適怨清和字面附會穿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

此情可待成追憶處更說不通學者試盡屏此等議論只將題面作青衣詩意作追憶讀之當自曉躍

張喬文苑英華載喬七松亭一詩有巴比子真樓  
谷口豈同陶令臥江邊之句題不著爲何人作考  
唐史鄭少師薰退居隱巖手植七松自號七松處  
士云異代可與五柳先生作對喬詩蓋爲薰作陶  
令一聯亦政用薰語也喬咸通中應舉薰以其詩  
苦道真嘗延之門下見鄭谷集註可互證

陸龜蒙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麋來觸屏歌鶯慘  
於冰亦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

田學紀聞

唐彥謙葉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語皆歛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劒乎愚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劒字唯注曰三尺謂劒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爲不可庚溪詩話

司空圖耐忍居士歌咄諾休休莫莫咄拒物之聲諾敬言也圖隱身不出其本懷姑爲擬議之辭先叱之隨諾之因以休休莫莫自決耳與咄嗟二字

自不同劉蕡父及王叔各有辨俱不明聊爲正之

附訂譌沈佺期

答魑魅詩既作魑魅

宋之間

紫禁傳

詰旦來左傳諦朝相見謂明早也今以爲

李迥秀詰旦重門閭警蹕誤亦同

陳子昂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虞翁秦西巴乃孟孫氏之臣非中山相

策指方策之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鶲誤以道德經爲黃庭經

薛道衡詩用王魚金

詠誤以嵇康詩寫謝安詩杜甫諸將詩用王魚金

蓋本沈爛茂陵王

蓋遂出入間語以上有玉魚字遂易作金龍何顯

好不思細學何顯免與孤儿兩用於佛寺堂是周

顯伏周妻何肉語失憶其姓而誤衛鵠乘軒指軒

車之軒云軒墀曾寵鵠誤乘槎至天海上海客也

奉使盧隨八月槎誤爲漢之張骞到越石爲胡騎

車所圍中夜奏胡笳賊流涕解圍去胡騎中宵堪北

走誤用爲笛詩又贈祖秦人莫鞭轍下駒誤與李白同顧凡

見博物志驗之

信況四言燕燕於張籍衛青不敗由大幸李廣無  
異銀緝織成誤用張籍功爲數奇史記天幸之靈  
去病非衛青又漢書音義數音朔則亦不可與天  
屬對成都曲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  
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似未嘗至成  
都者成都無山亦無荔枝然此詩自不礙其風致

白樂天

長恨歌云畿甸山下步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裴居在嘉州與秦蜀路全無交涉

劉禹錫

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兒兩杜牧珊瑚破窗齊作婢春黃糜按見不歸襄王珊瑚得珊瑚其母令青衣而

春無麋字收趁韻撰造非事實又有詩甘羅昔作秦丞相史訖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後封上卿未嘗爲秦相比史彭城王澈傳云昔甘羅爲秦相十知此謬呼儀禮疏云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亭念故秦五松不見是興霸名驛者誤商隱復誤循襲已久李商隱至林樹下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商隱五松驛詩獨下長

雖然前此處信已有許渾  
冀州記擬沃懶人願有  
南封五樹松句矣昔王儔爲相人命於此  
登懶涼亭詩王子求隱月滿臺又可憐緜緜登懶子  
酒自飲坐醉碧桃則以王儔爲王子喬金陵懷古  
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石燕出零陵  
非出金陵其物遇雨則飛止還爲石精何緣得飛  
取對偶工磼陸龜蒙藥名詩云烏啄露根何乃是  
而非其實鳥喙非啄也又斷續玉琴

朱蘋名止有

唐音癸羲卷二十三 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四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詁箋九

鎮六朝人詩用鎮字唐詩尤多如褚亮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花之類韻書鎮壓也亦安之也蓋有常之義約界用之代常字令聲俊耳遜叟

生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所謂可憐生作乞生之類談苑

泥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

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泥他沽酒拔金釵非煙傳詩脉脉春情更泥誰楊乘詩書泥琴聲夜泥書又元鄧文原贈妓詩有銀燈影裏泥人嬌後人用者不一

升菴外集

踏李賀感諷詩縣官踏飧去簿吏復登堂禮記毋嚙羹嚙大歎也又說文韻歎也若犬之以口取食竝托合切今轉用俗字達合切爲踏見暴吏踐謫小民無顧恤之意

遞叟下同

踏公宴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

亦或用之葉石林引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弦唯爲證然仁裕本集自云淑景卽隨颯雨去芳樽宜命管絃開而下聯仍有催韻石林不知據何本也

底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俗謂何物爲底  
反兒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應緩詩云文章不經國籠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爲官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所本乃作底字

老杜文章差底病差底猶何底之意也

煞羅鄴詩江似秋風不敍流不甚流也殺音近夏

今京中諺猶然

升菴外集

君韓愈詠海詩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韓偓詩而今若有逃名者應被品流呼差人差異化切恠也

釋文

依今俗謂相抵曰挨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

香枕依音鳥皆反正挨字

野客叢書

相杜恰似春風相欺得白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思必切讀若謔今北人皆呼相爲嘶是也

源

請白當時綺季不請錢姚令每月請錢共客分吐  
平聲讀

司武元衡惟有白髮張司馬自四十着緋軍司馬  
並入去聲伺字韻

磷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杜此道未磷繙但取不  
磷繙皆作平聲

于白綠濃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千橋十作平  
聲讀若謔

予孟浩然送辛大不及日暮獨悲予用楚辭日眇  
眇兮愁予從上聲讀

與杜簡鄭廣文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與字有  
四音本音余呂切者讀之不響作於改切讀響黃  
山谷改作乞字音丘旣切讀正不必也

中興之中詩蒸民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陸  
德明釋文張仲反故老杜詩云新數中興年又百  
年垂死中興時詩人留意音訓如此

中酒之中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  
中聖人中賢人之語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  
酒輕極如傷宋玉風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  
竹仲反已公或祖此

蒲萄白燭淚粘盤纍蒲萄蒲叶入聲讀

枇杷白況對東谿野枇杷張祜生摘枇杷酸枇杷  
叶入聲

琵琶白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聲張祜  
宮樓一曲琵琶聲琵亦並叶入聲也

親家男女兩姻家相謂曰親家俗作去聲呼見唐  
肅嵩傳盧綸王駘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亦  
月此音

嫖姚霍嫖姚漢史服虔注音瓢颯顏師古注嫖颯  
妙切姚羊召切唐人入詩多用平聲前此庾信王

褒諸人亦俱作平聲用以處元有此音故爾然顏

音爲確

按宋景文云古人詩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直取意順

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樂天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俊當知用

字讀諸家詩當以宋說參觀

忽地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忽地猶言忽底蓋以地爲助辭

雙避

格是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筆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容齋

至竟唐人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  
亾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戒菴漫筆

竭來唐人詩多用竭來二字楚辭車旣駕兮竭而  
歸不得見兮心傷悲韻書竭却也去也又發語辭  
張衡回志竭來從玄謀劉向竭來歸耕永自疎與  
楚辭所用之竭皆去字之義顏延年秋胡詩竭來  
空復辭兼發許辭用後人入詩多從顏作虛字楊  
用修引呂氏春秋膠鬲問武王竭去竭至欲作盍  
字解恐未合

選史下同

匹如白樂天匹如元是九江人匹如猶言比如譬

如也後來坡老常用之入小牘及詩

遮莫藝苑雌黃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揜野鶴如雙鬟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根枝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

寧馨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王衍傳何物老嫗

生寧馨兒又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今吳人語音尚用寧馨字爲間猶言河若也東坡詩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英雄笑

笑據坡與張謂作去聲讀者爲是

韓畧

阿那李白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李郢知入笙歌阿那朋阿那猶言若個也

遜與下同

裏許戴叔倫秋風裏許杏花開許裏之助辭

諸餘王建詩朝回不向諸餘處若教更解諸餘語諸餘猶他也又有用衆諸者意亦畧同

他時常談以爲前日亦可以言後日杜詩今日江

南老他時渭北童是也史記異目韓王納地効鑿漢書異時算輶車皆指前日言

鄭良孺

斟酌杜斟酌婦娥寡天寒奈九秋又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斟酌猶約畧之意

選叟下同

料理杜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料理出王微之傳六朝歌謡有皂筭相料理之語

處分唐人用處分二字分去聲今人讀爲平聲者誤劉禹錫和令狐楚聞恩帝鄉曲滄海西頭舊丞相停杯處分不須吹及白居易處分貧家殘活計

可證

禁當杜數日不可更禁當禁平聲讀

斬新杜斬新花蓋未應飛非斬字不能形容其新  
花可解不可解之間

上番杜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  
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番甫患切數也遞  
也更也似用意屢屢看之猶諺上緊之意見毛晃  
韻書字本去聲韓退之用作平聲云且歎高無數  
庸知上幾番翻案故借別音示巧非真謂當作平  
聲讀也

牕牕古樂府秦女休行牕牕擊鼓救晝下牕牕鼓

鼙也唐人所用字不同沈佺期籠鐘上西鼓柳子厚籠銅鼓報衙第取其音之同耳卽秦文本曲見太平御覽者亦作隴橦各異

欸乃欸嘆聲也讀若哀烏來切又應聲也讀若鬻上聲倚亥切又去聲於代切無襯音乃難辭又繼事之辭無鬻首今二字連讀之爲棹船相應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劉蛻有湖中鬻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暖迺深峽裏字與而音則同後人因柳集中有注云一本作禊鬻遂卽音欸爲禊音乃爲鬻不知

彼註自謂別本作禊鵠非謂欸乃當音禊鵠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其甥洪駒父又辯爲當作勞鵠杜撰尤甚毛晃取入韻中至誤後人沿襲不察鵠迺禊鵠既有兩本不妨並行豈必比而同之以爲一音乎

黃公紹  
韻會

闌干劉方平詩北斗闌干南斗斜權德輿詩銅壺漏滴斗闌干曹唐詩南斗闌干北斗稀並出曹子建月落參橫北斗闌干韻書闌干橫斜貌象斗之將沒也又苜蓿長闌干玉容寂寞淚闌干亦當以橫斜爲解而淚之闌干不但言其橫流更有借用

汎瀾之意

遇叟

溫暾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官詞  
新晴草色暖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則古  
已然矣

輟耕錄 又李商隱詩疑穿花透迤漸近火溫摩亦暖氣之意

鯽溜孫炎作反切俚語數百種謂就爲鯽溜謂嘲  
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唐盧  
仝詩云不鯽溜鈍漢今人言不慧者爲不鯽溜此  
俚人反語也

宋景文公筆記

天邪唐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

雙髻鴉隨風趁蝶學天邪

天音至升菴外集

垂角猶言垂張也唐人詠焚書坑詩祖龍算事渾  
垂角將爲詩書活得人或云垂角猶垂覺蓋反言  
之

遜叟

儼儼李白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儼儼人儼儼言癡

也

祝穆

按史

司馬相如賦

以儼儼

以儼儼

魚史

一切父音

穉

注不前也雖似俗語其來已久

冬烘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惱

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之語人以爲戲談今蜀

人多稱之

遜暑錄話

藉在杜白頭無藉在千金翼論云老人之性必特  
其老無有藉在如云無賴藉也

札注

龍鐘老杜詩何太龍鐘極於今出處妨薛蒼舒注

龍鐘竹名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

說既可笑唐李濟翁資暇錄云鐘卽涔蹄足所踐

處龍致兩上下所踐之鍾同淋漓濺澣矣龙穿鑿

難通惟蘇鷁演義云龍鍾不昌熾不翹首貌如鬢

參桓搭斛觫之類似爲近之然未有實據考埤蒼

蹠踵行不進貌古字從省蹠因作龍蹠又借作鍾

此自有正解何煩曲爲之說乎

遯叟下同或云  
龍鍾潦倒二合音

也龍鍾切齊字

潦倒二字

麻茶李涉今日顛狂任君笑趁愁得醉眼麻茶似

卽眼花之意

乾梯乾梯崔涯嘲妓詩用乾梯乾梯四字寫其着  
屐聲此俗語至今有之然亦有所本楚辭卜居將  
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晦菴註突梯滑稽  
貌乾梯蓋卽突梯乾梯亦卽乾達也自屈原來已  
有此方言矣

得得猶特特也王建親故應須得得來貰休萬水  
千山得得來

舉舉韓退之送陸暢舉舉江南子方松卿云唐人  
以人有舉止者爲舉舉

根根王敵根根山響答琵琶

恰恰王績年光恰恰來杜自在嬌鶯恰恰啼

按詩中用俗語皆有所本如困學紀聞所摘分付  
出漢原涉傳區處出黃霸傳自由出五行志相於  
出晉后妃傳消息出魏少帝紀鄭重出王莽傳分  
外出魏程曉上疏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  
子措大出五代漢世家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  
出易卜商兌注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  
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世情出墨子爾來出孔明  
山師表阿誰出蜀麗統傳罷休出史記孔武傳安

排山莊子如今出狀杜箋可人出雜記年紀出光武紀畱連出後漢劉陶傳已分出魏文帝書新鮮出大玄有舉之不能盡者姑識此以例其餘

又事有俚俗沿用者附辨於後

桃李

鄭良孺云世因唐人挑李悉在公門一語遂謂門人爲挑李私若列在門牆者耳不知中

有報答之義晉趙簡子謂揚虎曰惟賢者爲能報

恩不肖者不能植挑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

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  
藜也唐人刺裴度詩不栽桃李種薔薇荆棘滿庭

君始知

正用此

椿萱

王弇州云今人以椿萱擬父母當是元人專  
奇起耳大椿氏八千歲爲春秋以擬父猶可  
皆引詩語言樹之背殊不切觀唐元微之詩萱近  
北堂穿土早宋丁會之草解志憂憂底事則唐宋

人必不以萱擬母也喬梓所謂喬仰而高  
梓俯而卑周公之所以撻伯禽也却久  
登科之爲折桂避暑錄云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  
御試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  
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  
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  
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蟾爲登蟾  
官用卻說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文士亦  
或沿襲因

之弗悟也

又爲遷鶯遜叟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  
與注皆未嘗及黃鶯初唐人韋元旦有遷木早鶯  
求春詩韋嗣立有多愧春鶯曲相求意獨存孫處玄黃  
鶯詩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於是直以嚶鳴遷  
木者爲黃鶯過相組織用之登第進士如服肴龍  
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之

類不一而足至今猶相沿云

兄弟用夜雨對牀

遜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  
此韋蘇州示甥詩也後東坡

與子由詩引此情至之語後人彷效遂用爲兄弟  
故事至今無異同又如樂天招張司業能來同宿  
否聽雨對牀眠鄭都官贈僧每惡聞淨

話夜雨對繩牀何嘗只爲兄弟用耶

僧用碧雲

野客叢書云文選有江淹儼湯惠休詩

爲真休上人詩用之僧家此誤自唐已然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

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

日陽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

日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

日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閣上人詩

日道心黃蘖長詩思碧雲秋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

日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辭似不失本意西

溪叢語云柳子厚聞微上人亡寄楊侍郎云空花

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惠休菊問塵

鯈侍郎云玳枝今金莫綠葉今紫莧也劉禹錫送

長舟師詩云如遺半問心常悟問菊新詩予自攜

本此用碧雲似又不如問菊確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五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談叢一

四子軼事不少概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爲麒麟  
楦一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咏爾  
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  
少陵自咏萬古之四子

嘗恆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爲縣令所殺後讀  
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

唐書卷第十一  
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方人主使在故至此  
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爨所生必  
自此始矣遊凶人間得自免故難哉

杜必簡未見替人之謔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  
正挹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亾贈言宛  
轉命子誠妻旣懇且辨其見待之莊實如此

延清張仲之一事吾不能爲之解雲卿弄詞丐寵  
其猶在末減耳兩人者一憎盡一以壽終抑天道  
有然

燕公鉉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

賞借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曲江八湏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  
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  
箇字中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  
掇素嚮云

孟襄陽伴直從牀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逮  
坦率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頓盡何待誦詩始  
決也

宋人以荆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義說富貴多  
俗情而近代王弇州亦謂其上皇西巡一歌地轉

錦江成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議論  
尤切夫白亦詩酒自娛跌宕一生者耳安能顧語  
忌拘教義爲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  
自成一品局固不得取錦袍豪翰強繩以瘦筆苦  
藻必同籥吹爲善也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卽曲爲諱失之  
誣惟蔡寬夫之說爲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爲亂  
者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信當中原擾攘時  
欲藉之以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迫脅上  
樓船又云南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邊亦

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孤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驕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何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斯言也起太白九原儻亦心服

杜子美傲誕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猥云汝詩可已疾會虔妻瘡作語虔去讀吾子璋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句某未間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余每誦此覺此老稱詩豪舉態躍躍目前爲絕倒是

出語林唐撰也本朝人豈不悉鄭遠謫無從取蜀  
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曲模高誦生面正所謂  
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拈公詩氣廟  
屈賈疊目短蕭劉牆等爲公大言自負證太實相  
那能使吟子得真杜影子看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遺耳凡詩一人  
有一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  
一官懷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  
杜世與身所遭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杜陵之休嚴武契分不薄醉斥武父名一事舊史

云不爲忤新史云武衡之欲殺而免新史本唐小說以武貽杜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也洪容齋獨以爲武決不肯自比黃祖杜集中詩爲武作首幾三十篇意並殷至沒後哭歸襯及八哀詩尤痛似决無欲殺事不如舊史足據其言甚辨雖然武伉暴人也於幕客他可忍肯并忍其呼父名恬不介意乎言欲殺過言不爲忤亦過重以武有殺章彝之事杜嘗依彝梓州最厚且久處其際不尤難言哉荆南追述詩結舌防謾柄探腸有禍胎情稍見矣殺機時動幸不犯殺鋒新史殆非全誣若

贈荅追輓詩中無一語介介則甫之厚而亦風人之義也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入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隸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承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爲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寧跋扈相委棟時也

嗣後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  
恩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智徵焉勸忠寓焉  
退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  
隱也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  
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  
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闢田如是罷官官亦  
可罷也韋應物之詩曰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  
聊租二頃田方謀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  
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亾愧俸錢仁者之言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真有退心如左司之一向淡耳

大曆詩家包佶最有功名德宗西狩日佶領租庸鹽鐵閭道遺貢行在玉室賴以紓難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

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壻豈長卿生素刷婢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

仲孺之爲郭氏婿見  
令公夫人墓誌中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會成就得一箇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實以作人廸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間出吟手能偕公翻闋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

顧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

非公其誰歸

韓門詩派之衆且遠詳見宋張洎論張籍格律中

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穎傳近戲白樂天謂其病沒繇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句似稍蓄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間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淹論之以爲觀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

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猶俱  
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  
會順宗病篤臯徇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誣叔  
文子厚輩名爲黨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敗  
書之無所裁正耳此論亦恕亦確然則韓誌柳墓  
何無一言爲此事辯乎曰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  
其說尚未可盡也

李賀之見格進士舉元稹修怨也韓愈之爲賀作  
諱辨以辨者雖才賀實與稹素分徑激而爲之說  
也稹黨李逢吉與裴度左愈受裴度知與稹及逢

吉左愈集有刺蓬吉詩可考道固不同

初稿以詩擬資賀詞

明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憾倡犯諱事阻其進事見嘲談錄

陳明道嘗言劉义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

詩以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簡而當矣余每讀此欲絕倒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玉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饑

詩云坐聞西牕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樂天平生詩文旣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爲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雖與之從游不爲所汚亦不致爲所忮賈禍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歎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一皆實錄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爲不貴是真可

羨慕者倪思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說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讀樂天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頹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羅大經合此兩家評足盡白氏矣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疑元相自集序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絛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酉陽雜俎得劄青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著是又人體膚且爲所涅矣豈但疥牆壁也哉因嘆

此老得名至此豈不折盡一生福來騰無他虧而  
禍酷斬祚將無造物者有意爲之缺陷耶

夢得靖安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  
詩爲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實並銜宿怨故劉  
先於叔文時斥武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白嘗因  
覆策事救王王固不應下石許白母大不幸事令  
自有江州謫也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  
風人忠厚之教總不宜有詩然欲爲兩入畱諱如  
坡公之說則政自不必耳

劉禹錫妓有爲李逢吉奪去請以詩不得者又有

是李紳妓贈以詩紳因轉贈者小說非必盡實然  
以一人詩乾贍既寃自賺亦太倅殊堪盧胡

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閑廢與綠野香山諸  
老優游詩酒間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  
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蓋道其實  
也公自貞元登第歷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  
彫落且盡而靈光赫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  
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杜牧之門第旣高神穎復雋感慨時事條畫率中  
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畧顧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

微堤築非遙，覩裂先兆亦緣平。昔詩酒情深局量，  
微嫌疎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牧之後詩人擅  
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  
詩不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  
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  
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  
萬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  
說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鋗  
於斯因受矚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

唐詩卷之二十一  
歎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狼籍口語不慎故恨尚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人辟從宦塗門戶起見恨較深溫楊子院一訴僅置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并所題廳閣之不處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藁亦如此溫李詩皆輕豔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府主選樂籍一人贈之自云樓志禪玄不納有謝啓辨生平篇什中無賴事非

實信爾當非僅挑達一生者

薛大拙在晚雋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自鄙節帥爲龐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橐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富用武之世賤貌武人若爾安得不禍及乎

皮陸以萍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尚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泖間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唐音癸護卷二十五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六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談叢二

杜甫詩中每自稱潛夫顧况詩中每自稱悲翁可作對

唐詩人別號槩有之如皮日休之閒氣布衣不迂乎元次山旣號琦玕子矣復四易其號爲浪士漫郎漫叟聲叟不太繁乎皆可發一笑者

人知老杜官拾遺不知太白亦嘗徵拜拾遺世以草堂屬杜乃李詩亦恰號草堂集兩大家巧合如

此李以拾遺徵在歿後故史不著范傳正墓碑記之

太白每自比相如少時蘇頌所品目也其薦以玉真公主見魏灝序讒而出以張垍亦見范碑云老杜宴集往往贊人食味如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之類不一而足至華筵直一金直與佔價過矣酸窮可憐於法自當得貧

蘇涣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爲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讀不已殊可恠湖南後交游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盤耳卽今漂泊

于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爲曹將軍言哉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閣學  
杜繾繼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大曆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  
起司空曜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  
易爲多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  
野始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

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方勺云

白公好以年幾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  
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  
人第哂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  
宋張文潛嘗得公詩草真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  
云

詩人幕同調挹師資多不勝企美情昔人以得文  
友詩敵其適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紹威慕羅  
江東詩用魏人沈任集中作賊語號已詩爲偷江  
東集人是可兒

王穀舉生平得意句市人爲之罷殿李涉贈相逢  
莫避詩夜客爲之免剽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人嗜吟便有一種痴興好以詩舉似人博人贊美  
雍陶亟揖遊客周朴狂追士人豈伊真昧見周抑  
亦聊寄賞懷

方采山云詩有態乎哉乃杜有詩態憶吾曹也賦  
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歟可也詩成覽  
有神興來縱筆搖五嶽以此言態態乃慚矣今之  
態甚乎哉此言有爲而發然實中詩人通病  
詩有偶然到處雖名手極力搜索亦不能加楊汝

士不知於此道何如能令白公托言冷淡生活閑  
筆元笑白善全其名夫豈惟古人之能全其名哉  
亦其能服善不若今人強顏爭勝甘出醜無忌耳  
元稹鎮武昌嘗命從事周復唱酬復辭稹某偶以  
大人往還獲一第實不能詩賦稹嘆曰質實如是  
賢於能詩遠矣今天下安得有此等人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  
駱賓王二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此皇甫湜爲元和  
時人歎也嗟乎今纔搦管便罵前輩者多矣湜在  
當何如致慎

余嘗與客品摘唐賢詩客輒以爲無庸是此豈欲  
爲死人請正憇我亦以此待彼耳牛僧孺未第時  
以詩謁劉中山中山爲之飛筆點竄牛唯唯占謝  
而心實衡之至作相後纔吐中山公愧悔至以之  
戒子孫王建云人恠考詩嚴此恠字正古今通病  
也詩非同調豈可浪與言哉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敘無援之苦  
卽告他人成事之由名場中鑽營惡態忮愾俗情  
一一無不寫盡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

不辭如平曾三縗卹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  
還之誇鄙穢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調辭槩出  
贗勦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舖并荆南表丈一  
時乞取者真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總科舉  
爲之流弊也

唐實錄載韋執誼從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  
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  
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豈當時鬻  
科價尚廉可第從懷中齎攜耶然納補法今竟通  
行

進士科初采名望後滋請托至標榜與請托爭途  
朋甲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問惶惶都雍

等諺更可駭詫矣嗚呼今日得無類之

按朋甲唐人有畫圖

畫舉子七十八人列二隊指呼紛紜如相輶競者意諸甲必各有脈路與朝貴通成就人故氣力足以奔走同輩令入隊耳若攬易十惡又是禮無賴舉子禮部得而黜之者非其倫也

王弇州譏唐舉子津私禁鬢自比優伶關節倖瑞  
身爲軍吏竟知更有從朱三乞薦表後復逃去自  
潔如殷文珪者哉名場險行一至此

樂帥子高雞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  
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考鐸

傳咸通典試而小說山前罷舉亦在咸通中山甫  
被黜卽鐸也豈泛怨哉舉子主司至此塗地盡而  
唐事亦不可爲矣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  
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  
亦擢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

第

劉夢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開身之句及自  
爲詩有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  
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人所

絲不能真脫朝衣長享閑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嘆

嘗語客曰讀韓滉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聲伎不必蓄讀白樂天多少朱門鎮空宅主人到老不會歸園亭不必置客曰如此太喫虧了因一笑

唐人仕宦每重內輕外如領郡輒無色欲把一麾江海去見諸詩不一至州縣親民吏尤視爲輕銓薄不甚加意薛保遜有文云嘗於灊上逆旅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

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笞撻治之不古此尤其大端歟

韋應物荅故人見諭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  
機杼十繚單慟疎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爲一官  
累唐時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爲憂私  
覲行則公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橫以釀亂實  
隱而大

一出縱知邊上事舉朝誰信語堪聽此李涉連雲  
堡詩也邊上事做不得說不得今古一揆

杜詩云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

滿鳳凰城最曠天下大計矣人主守在四夷區區添兵京城足救緩急乎

極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况之田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外無聞焉卽其詩旨亦靡弗謗而晦也使天下不敢言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何恠乎終爲令教諸奴所誤哉

黃巢之亂禮闈試士出至仁我不仁賦題士子有錯把黃巢比武王之誚而其時主兵出討巢者且攜姬妾行致幕客有夫人北來不如降巢之謠始

知末世人心肝大抵多同

唐初及第人多從赤尉或幕辟入臺省漸陟樞要  
非回旋數十年不能致相位迨末季崔昭緯登第  
七年相柳璨登第四年相矣國事逾亟仕路乃逾  
捷有國者之殷鑒也

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未可笑也渠嘗有  
詩題中書堂云側坡蛆蠅蠶子競來施一朝白  
雨中無鈍無嘵囉言國運且衰且夕有愚智同盡  
之禍也若今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唐有殷安者嘗誦其子堪爲宰相曰汝肥頭大面

不識今古嘗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我謂肥頭  
大面能嘗食猶盛時有福氣宰相也若末世只無  
意智不識今古七字勾做宰相矣記僖昭時有白  
衫舉子乞而歌於市云執板高歌乞箇錢塵中流  
浪且隨緣直饒到老長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嗟  
乎使下第舉子寧爲乞丐無爲宰相天下安得不  
亾

余每讀韓偓臨汝遺所藏名對燭跋及顏蕡朱諫  
光諸人正旦獻祠號勵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  
羅昭諫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

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處去  
獨留此數老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  
之未盡墜地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七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談叢三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間出表麗縛  
於先程玄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  
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冒寢廣重以德宣諸  
主天藻並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  
于隅徧於羣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  
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旣集多材內庭又依與主游  
講以興其篇獎賞以激其價誰學律宗可遺功首

雖猥狎見譏尤作興有屬者焉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卽靈座焚之開  
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稱美請示百  
僚編國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後德  
宗作詩每示韋綬嘗示以黃菊歌綬方疾遽和進  
勅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尚急知音如此文宗宸藻  
不知何如釋史稱其嘗以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乞  
留聖慮萬機意不悅覃出復示李相宗閔宗閔歎  
服不已一句一拜懷面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  
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受諛不受矇明知面謾總

不着惱雖天子正與人同嗣歷朝諸帝與羣下賡  
唱篇目正史不槩具今從實錄會要類要文館集  
賢南京等記遺事諦林及冊府元龜玉海諸類書  
抄綴於後備考用見賦之本自上云

神堯

翠華賦

詩

武德七年四月  
宴王公親屬

內殿賦詩

太宗

中華殿賦詩

貞觀二年十二月  
宴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儀殿賦

有梁體

五年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開八月宴

三品以上

又九月宴

從臣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各賦一事

希得尚書

定州賦詩

十九年征遼

班師至洲賦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

詩二十年八月時北  
荒悉平詩勸石

又玄武門宴羣臣正日臨

朝太原守歲經戰地幸陝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

高宗

安樂川賦詩

顯慶五年十二月  
按獵宴侍臣蕃客

狩陸渾

賦詩

龍朔元年十月

咸亨殿賦

栢梁體儀鳳三年七月  
宴近臣諸親

又七夕玄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中宗

景龍二年七夕

兩儀殿

九月登慈恩塔閏月登總持

浮圖

十月幸三會寺

十五日誕辰一日

安樂公主出

降附

二年幸薦福寺

立春宴

二十日幸臨渭亭三十日

幸長安故城

三年入日

清暉閣登高

晦日幸昆明池二月

入送沙門玄奘等歸荊州

十一日

幸太平公主南莊

七月幸望春宮送節度張亶

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

幸臨渭亭

十一月安樂公主入新宅

十五日誕辰長寧

公主滿月

十二月幸溫泉宮十四日

幸韋嗣立山莊

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

幸秦始皇陵

四年正月五日蓬萊

官宴吐蕃使

人重宴太明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

賜幸漣水

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

二日幸司農王光輔莊

三十日宴桃花園三月一日清潤

幸梨園拔河戲

三日祓禊渭濱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

池觀競渡遇竇希玠宅以上並賦詩命侍臣和或  
止命侍臣賦

唐書卷之三

玄宗

開元初

麗正院賜學士宴

送道士司馬承

禎

年

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年

送兩相禮官麗正

學士

送許景先等爲各州刺史及送裴寬蕭嵩

張嘉貞崔日知李文融王皎張說諸重臣并採訪

朝集等使

十四年

幸寧王宅

十五年端午

宴武成殿

十二月

登驪山石甕寺

十七年

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

傅源乾曜上官宴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

樓臨右相園亭

十八八年八月五日

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

二十三年張守珪獻捷飲至

二十一年花萼樓設宴

天寶二載送

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暉還鄉

四載幸朝元閣又

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

十載御朝元閣觀慶雲載

宴羣臣勤政樓並賦詩

肅宗 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

乾元二年

德宗 宴麟德殿

貞元四年三月中和節宴麟德殿年十四

中和節賜宴曲江

六年又十七年上巳賜宴曲江亭年十六

日賜宴曲江亭

四年十年十一月十三年十八年又九月十八日

追賞重陽幸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並賦詩

文宗 幸龍首池賦喜雨詩

開成元年

夏日與五學

士聯句

三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四年

宣宗 重陽宴羣臣詩

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

淮南詩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  
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  
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采之外庭賚乙覽故  
聊興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膚歌一節也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  
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 釋子耳亦下  
勅徵其詩集置延闈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  
身旣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  
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

徵晝公集牒云  
浙西觀察使牒湖

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  
集庫無本交關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

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載宋刻畫公集後可證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騎重詩賦中葉後人  
主至親爲披闋翹足吟咏所撰歎惜移時或復徵  
行諮詢名譽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競趨名場殫  
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  
萬衆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  
王公妝粧不廢俚牋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又  
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

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  
晦日上已重陽爲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爲中和  
節並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隴洲  
開元中疏鑿開成太和間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  
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烟水明媚中有絲  
舟夾岸柳陰四令人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  
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  
錢給費選妓構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  
飄香隨翠蓋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卽留傳  
京師當時竭潤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  
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  
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  
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躋級進身要視其主  
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廬言稱李固言  
在成都有李珪郭圓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爲  
一時蓮幕之盛時其詩小傳惟裴度開淮西幕有  
韻愈李正封鄭璫魏朴韻詩集白居易詩集崔璞領吳郡皮  
式羊蟾溫庭皓韓偓王建詩集崔璞領吳郡皮  
休之從事有吳士達王建詩集司馬都鄭璫魏朴顏

及龍西李穀兩陽張蕡共撰松陵集尚有存者  
人故掌錄之遺秩其詩亦應敎之緒篇也歟

至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

賦預宴詩

有岑文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兄弟續其人有岑文本杜正倫令狐德棻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

于志寧宴羣公於宅

賦預宴詩

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

置酒

有陳子昂王勔張鍛解琬長孫正慧崔知譽高綺

高球孫餘令王曳時賈思鈞周彥卿周彥昭周潤

劉高倫劉友贊徐皓陳嘉言韓仲宣高璫

同用華字重寔恩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高璫董比

同用通字上元夜知賢

並吟流之佳賞承平之

事師道尚桂陽主官侍中主工爲詩志寧天

策學士後入相愛賓客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  
卿善書陳子昂爲其晦日詩序稱爲渤海宗英平  
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駙馬  
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爲盛無不拂席迎之  
肅代而後勳績富貴稱郭令公元和以來裴令公  
尤爲烜赫郭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主賢明有才  
思尤喜詩人錢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詩出入其  
門每宴集賦詩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端  
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  
起請以己姓爲韻試之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

唐書卷之三十一  
喜出名馬金帛爲贈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綠野  
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羣諸詩  
人游讌聯句纏錦旣奢箋霞尤麗所云昔日蘭亭  
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  
林泉社會文字雅飲雖詩篇同詫而人地非匹未  
足爲豪羨可無綴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  
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  
者也咸通而後奢靡極釀孽兆世衰而詩亦因之  
氣萎語偷聲繁調急甚者忿目褊忽如戰手交罵

者有之王化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  
子罪哉王弇州云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檄香犯蹕  
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  
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  
凶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  
足挽回頽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旨哉言  
矣

唐音叢錄卷二十七 終